△查土肇禍案判決（二）

▲陳仲丹—顧道明—梁永祺—刑期各三年又一個月

袁灶港陳仲丹等越境查土肇禍·其判決主文已誌昨報·玆將其事實理由錄左·

（事實）緣駐海查緝分處密探專員淩志均·崇海清鄉專局督察長張叔堯·偵緝員高鴻才·辦事員高桂森等·突於上年五月十六日午後一時許·率同該被告等十餘人·身着便服·携帶手槍盒子砲·分乘汽車兩輛·駛入通境二甲鎮·擁至許木齋開設之益昌布莊·搜查烟土無獲·隨將店夥吳景臣一名捕去·同上汽車·再至袁灶港許木桂家·大肆搜索·仍無所得·又將其妻許馬氏之表弟鄭定宜一名·由高桂森捕去·時有鄉民樊懷·以未備有公文表示·又未知會董事警所·責其不應擅自搜捕·即被一身穿綢衣長大肥胖之張叔堯·開槍擊斃·鄉民以伊等擅入搜捕·已經懷疑·至是遂認爲盜匪綁票殺人·乃鳴鑼喊捕·伊等見人四集·開槍抗拒·致鄉民吳敬修·張根·謝有餘·吳成亮等四人·又被擊傷·是時高桂森手挾鄭定宜·已行抵河邊·張叔堯隨後奔來·怒鄭不肯快走·又向開槍·鄭即閃避·致彈中高桂森要害·亦即斃命·鄭得乘間脫逃·張等亦急上汽車·飛馳而去·該被告等三人·因上汽車不及·當被鄉民獲住·並在汽車旁拾得手槍一枝·子彈一排·遂一併交由警察分駐所解送到署·據經庭前知事親詣勘驗呈報·一面咨由海門縣公署·將被捕之吳景臣查明押回·傳集各被害人證人及採役等·並提同現獲各該被告等悉心研鞫·據被害人許馬氏·樊姜氏·吳景臣·鄭定宜·吳敬修·張根·謝有餘·吳成亮·證人范人成·朱三·採役蔡茂榮·俞禍海等指證前情·供詞一致·言之鑿鑿·即所獲之手槍子彈·亦經證人范人成·朱三等證明確在汽車旁拾得·並非在該被告等身上搜出無異·惟對於各該被告·僅稱因不及上車拿獲·至開槍肇禍時·究竟有無在場·看不清楚·質之被告陳仲丹·顧道明·供認在崇海清鄉局充當掛名諮議與辦事員·是日擬至袁灶港買米·在二甲鎮馬路上遇見督察長張叔堯等·由張邀約同坐汽車至袁灶港許木桂家查土是實·搜查之際·因人已敷用·我等在場與否·無甚關係·所以又到該鎮北面去買米的·旋聞南邊吵鬧之聲·疑係張等與人衝突·欲去解勸·各鄉人以我等是與搜查者同車到鎮之人·故將我等二人捉拿的·再訊梁永祺·初認充當駐海查緝分處稽查·後又改稱充當茶房·始稱至二甲鎮袁灶港查土·我均同場（見五月二十日筆錄）後忽改稱那天跟同清鄉局查緝處兩處人員·坐汽車兩輛·先至二甲鎮許木齋家·繼至袁灶港許木桂家·搜查烟土·我均在汽車上看守汽車·他們在二甲鎮帶了一個人上車·（指吳景臣）由他們同伴看守·我因動身時沒有吃午飯·到了袁灶港·即上鎮買東西吃了·要回汽車時·就聽見吵鬧開槍之聲·走至馬路上時·汽車已經開了·各鄉人因我是與搜查者同車的人·所以把我拿住的·復據陳仲丹·顧道明·梁永祺等同供·兩個兵士身掛盒子砲·張叔堯與一姓淩的是帶手槍的·當張叔堯等開槍肇禍之際·我們實不在場·如果在場·早就仍坐汽車逃走了·何至被拿各等語·詰以開槍死傷人命·究係何人·則均稱當時聽鄉人衆口一詞·說是穿綢衣的高大胖子·開槍最多·是他打死人的·是日張叔堯身穿綢衣·身材高胖·殺傷人命的事實·是張叔堯所爲·復詰以同伴之中·除張叔堯之外·有無其他高胖之人·則均稱無有·再三究詰·各執前供·除張叔堯等及有販土嫌疑之許木齋許木桂等·均俟獲案後另行分別審辦外·應予判決·

◎改良土絲暫行章程

▲實業廳訓令—計十六條

本縣公署頃奉實業廳訓令云·案奉聯軍總司令部省長公署會令·以據上海浙江絲經同業公會·在震澤設立製絲傳習所·請照浙江改良土絲通行辦理·飭即會同財政廳·與繭商蠶戶雙方爭執一案·併議具復等因·奉經本廳召集農林委員會各委員詳細討論·擬具本省改良土絲暫行章程十六條·呈請核示在案·玆奉聯軍總司令部省長公署指令開·呈悉·所擬改良土絲暫行章程○完全爲提倡蠶業改良起見○自應准予照辦○仰即通行各縣○不論絲區繭區○一律遵照辦理○此令等因·奉此·合將章程抄發該縣·仰即籌飭遵照辦理·此令·

江蘇改良土絲暫行章程

第一章·總綱·第一條·本省爲謀土絲之改良及維持其銷路起見·特訂本章程·以資提倡·第二條·本章程所稱改良土絲·係指合新式改良絲車繅製之絲·並須具備下列各條件·其品質能合於歐美銷場及新式機織業之需要者而言·一條紋有一定標準·繅絲配搭勻確·二接結完善·顆節稀少·三撚紋充足·四絞圈合於標準·五整理包裝須合式·第三條·地方蠶戶·准將自產之繭用烘箱等烘乾·以爲採用新法繅製改良土絲之用·第四條·經營改良土絲之人民·如設有新式絲車二十部·年能出絲十五担以上者·得視爲改良土絲廠·准其在廠內建設烘繭灶·收買所在縣境內鮮繭·其灶數與絲車之比例率·皆設置絲車三十部者准設雙灶六乘·每加絲車十部·准設雙灶二乘·其絲車滿一百部以上者·應設新式改良繭灶·第五條·前條所建設之烘灶·其所灶之繭·祇准自用繅絲·不得販運轉售出境·並不得有代人灶繭及出租收費等情·違者即將絲廠封閉·烘灶拆毀·第六條·依照第四條設立之改良土絲廠·應將其改良繅絲技術·設法廣輸·附送蠶戶·以期普及·（未完）

◎重修華王廟已落成

本城寺街華王廟·祀漢末華陀並歷代十大名醫·西偏別院祀文昌·創始於元延祐之間·重修於清咸同之際·迄今又五十餘年·雨淋日炙·牆覆棟敧·日前張退公復捐貲重修·現已完全竣事·定於夏歷二月初三日行觀成禮·送懸匾額·以誌圓滿·並分柬各界·請屆時蒞廟拈香·同襄盛舉·

◎窮民度日維艱

金沙市向不產米·民食全恃客米接

◎寥天一雁

□日本久保君書

鏡九賢君足下·昨辱手書捕詩謨蒙推栩·欣悚兼至·只恐左老兄則無類嗜痂之癖乎·僕也東海一書生·孤陋爲性·平生苦無師友·自今以往·神交千里·隨時賡酬·唯是爲至願·未知幸見許容否·費氏家傳數種·邇一日而接手·薰沐拜誦·感增敬慕之念·秋碧吟廬詩鈔丙藏遊齋遊草各一部·同時付郵捧呈·只愧木桃不以足報瓊琚·詩鈔雖既經貴囑賜惠存·不亦可乎·遊草係三四年前之作·若賜高教·爲幸殊甚·僕甞自幽燕轉抵滬上·探蘇杭之勝而歸·竊期數年後更試江南之遊·爾時或當拜晤·乎臨風悵望·渴想不勝·時下春寒·猶緊切望加餐·弟久保天隨拜·二月旬六

△大利公米行倒閉後之近聞

▲經理潛逃—某夥友收帳不繳

南門外大利公米行·開設有年·信用素著·經理人曹宜園·因私做交易所○虧欠頗多○忽於去臘廿八日晚·將所收之帳欵數百元潛捲而逃○除夕日往來各戶·得此消息·紛至該行索欵·而收帳者徹夜不回·欠帳者乘機不償·該行遂致倒破○各股東開會討論善後辦法·議決推舉清理員·一面收欠·一面還欠·將存米由某行經售·先理開期客欵○將收到欠戶期票·抵還莊欵·惟存欵約近三千元·無法了結·各股東復開會討議·以存戶多非股富○不可吃虧○應將股本一律捐棄○俟追到曹欠之欵○由股東分派○至所有座租生財人欠各帳·當另召接辦人承受·欠人存欵·亦歸接辦人負責償還·茲聞接辦已有其人·正向各存戶商期立票·此事若非各股東慷慨犧牲股本○解決殊不能若是易易○以素有信用之米行○因一人欲營私發財○遂致全部破壞○猶不能自己毀家以謝股東○乃復捲欵數百元潛逃○世界雖大○恐此後無彼立足之地矣○又該行經理捲逃後·收帳員某某乘此機會○一去不歸○經該行著人尋找·至正月初二始到行交出所收帳欵二百餘元○現查得各欠戶內·私收去約百元未繳○而在行懸宕○又復數十元○諺云○失火搶木炭○某某可云具此能力矣○人心澆薄如此○可歎也○

陸晴坡 推命卜日合婚選吉 寓崇海旅舍六十九號候教

查 ◎十四支魁星一百八十八元二角 ◎十三支金魁一百九十元 ◎十二支綠星一百八十二元 ◎十四支綠星一百八十九元二角

△麵粉（以每袋計） ◎綠牌麵粉三元五角 ◎藍牌麵粉三元四角四分

表

文藝

南通報附刊 丁卯第一二號

詩

哭沙竊影夫子 谷孫

天蠍虎豹妖氛熾龍蛇蓬山方劈翅
日御忽西敧三靈將改卜瑤池倘酣嬉
興爭虛於築鳳不戀其池逐辭金馬門
謝復能繼靡問年稍盛壯已不爲利移
自慚千古事懸車垂帷書冊占臥坐
鬼神通夢思滿屋塞今古立身幾無錐
中智乃竊悲不復恃丹墀短褧私自幸
情親俯兒時植根日以厚拂天森林枝
導源日以遠汨汨走蛟螭杜詩與韓筆
新製煥爲規傲睨俯齊梁時亦供指撝
珠玉成咳唾風雷生吁嚱傳寫增紙價
十手俱病瘧五陵裘馬叢舌礎那敢窺
殘膏所沾溉一一回枯荄藉提窺美富
分道立門楣從遊我最後惜哉十年遲
時雨潤白花餘意到荼蘼生辭新安江
東海拾蛤蜊黑風吹鹹腥臘我肝與脾
瀾洄來雉水始見碧玻璃中腸賚滌濯
面目改舊觀少年負氣概草不受羈
思扛百斛鼎不量骨力羸陟世遭坎坷
始勇繼自疑宿儒或驚歎旃號顧相餂
吾未信其人譽亦等於訾眞賞既不遇
氣餒學日堅古多沉埋士豈獨我可悲
遲暮始遇公嘖嘖再稱奇謂當自珍惜
勿負兼人姿清才猶易得奇才捨子誰
由是竊自負重復整旌麾振管收散亡
列陣補偏裨劍及復屨及千里競奔馳
公曰吁可畏再鼓氣則衰臨陣哀者勝
知雄當守雌是爲萬人敵誰復敢恣睢
小子敬受命兢兢恒自持公初愛我文
謂更優於詩去歲星所作不復分等差
明知皆無用欲以酬公知淮南好風月
調弄不論貲豈能令聞散常願載筆隨
樸樕小奸黠造物爲奔罷雕鎪焉得盡
到公乃無還東南盛文物今集江之湄
天胡爲此醉文遂喪於斯小子矜勇敢
屢試岐中岐公爲導先路橫坦發坦夷
行行未及半山癯不能稽驟晚翳日月
冥冥靡安之邦人咸聚哭謂世方顛危
不憖遺一老幾局莫與支各抱桑梓痛
我白哭其私公別諸萬卷其說本軒岐
醫病病差少賴公先醫醫去夏始嬰疾
自知不可治陟冬乃稍間以書畫自怡
相邀至後堂名蹟齊共披此時病在腦
肝肺之所司升降偶失調不難相培裨
持脈始驚詫胃氣實已漓純弦眞臟見
生理何所資闢方有專任我慚備諷諮
句餘病益進藏遍我言辭誰知成永訣
無有再見期招公何處所望哭天西陲
公既欣所歸不復顧我爲碧霞鬱蔥蒨
薛池漾春漪陳跡空俯仰我亦綠盡茲
惟餘詩百篇聊紀三年辭

聯語

黃楊書屋聯語（十） 楚秋

挽范伯子先生

問天生公何早，假令頓挫三十年，豈止文章名世；
恨我識公太晚，安得琳瑯十萬字，來傳孝友完人。

挽范秋門

眞解脫，却在尋常啼笑時間，遊莫是仙還是佛；
大丈夫，安能抑鬱老死牖下，吏因難弟憶難兄。

代仲勛挽王伸羣（其人曾於閩築海隄迷信道教曾夢飛舉歿於金陵）

黃老衍薪傳，閩海至今思父母；
白門悲薤露，飛舉何處覓神仙。

挽徐曾太夫人（自縊死時曾退位）

身世差同元直母；
恩勤無忝大家風。

挽楊德清（其人爲拳師數皮黃譜兒皆軍警中人）

是翁乃燕趙慷慨悲歌之士；
諸子皆江淮折衝禦侮所資。

筆記

媿生叢錄（十二） 李詳

史通因習篇薛班馬之爲列傳皆具編其人姓名如行狀尤相似者則共歸一稱若刺客日者儒林循吏是也范曄既移題目于卷首列姓名于卷中而猶于列傳之下注爲列女高隱等目而于列傳前不復別標小目與劉說異且范書有逸民無高隱劉氏即避唐諱亦當云逸人也

晁公武讀書志別集類蔡中郎集下云凡文集其人正史自有傳者止掇論其文學之辭及誥疏其鄉里所終爵位或死非其理亦附見餘歷官與其善惡率不錄若史逸其行事者則雜取他書詳載焉庶後有考案後世目錄家無不遵用此例

吳山大別障五卷新安程氏初刻本楷書不精每卷末頁有乾隆七年九月新安程氏晉經堂刊篆文長方木記即安東程氏也時寓睢淮北居于淮安河上子姓亦多文人富甲一郡魚門編修晉芳即其後也

專論

愼決擇論（十） 唐大圓

廣孝（續）

則當如大乘梵網經所云一切男子是我父一切女人是我母我生生無不從之受生故六道衆生皆是我父母而殺而食者即殺我父母亦殺我故身一切地水是我先身一切火風是我本體於是發大慈悲起大勇猛思所以酬累劫父母罔極之恩反覆思惟累劫父母若未了道必在三界之內六道之中則現見法界一切衆生皆應是我累劫父母不欲盡孝則已如欲盡孝是宜視現前一切衆生皆如父母雖頂戴荷負致敬盡養猶懼不及況敢有彼此之分損害之舉乎然世人不修行佛道不達三世往往錯落因果倒行逆施如言養親或戕賊物命以供口體若舉以六道輪回之例安知此畜生非現生父母之父母或其六親眷屬乎此地水火風之畜身安知非我地水火風之先身或我現生父母之故體乎如是殺畜身以養現生父母者即是殺父母以養父母或殺其眷屬以養之或殺父母之先身及眷屬之故體以養之若父母有知其能下咽乎且楞嚴經有云從是畜生酬償先債若彼酬者分越所酬此等衆生還復爲人反徵其剩如彼有力兼有福德則於人中不捨人身酬還彼力若無福者還爲畜生償彼餘值又曰如於中間殺彼身命或食其肉如是乃至經微塵劫相食相誅猶如轉輪互爲高下無有休息除奢摩他及佛出世不可停寢今世人謝謝自誇以戕物命爲孝養者不知其將令父母不捨人身而酬還彼力乎抑令其還爲畜生償彼餘值乎如是爲父母殺彼身命者彼亦將殺爾父母之身命奉父母以肉食者彼亦將食爾父母之肉以此展轉酬償無有了期不惟不孝而且大逆然猶儒書所云生事之以禮者至所云死葬之以禮者則殺無數物命以爲葬所云祭之以禮者則殺無數物命以爲祭其無知妄作增重親罪者尤言不忍出是故吾人所以離俗修道勵行佛法者爲報父母恩也不惟報一世父母之恩亦將以報世世父母之恩如是言孝則賢如曾閔聖如虞舜皆未預流其惟菩薩自利利他爲孝之基如來覺行圓滿爲孝之極耳

人的根本

人的根本到底是甚麼東西呢試想想看世界是地水火風四大成的世界上所有的物那一件不是地水火風成的呢因此曉得我們的身必是地水火風結成的影子了影子是虛妄的有生有滅知必有不生不滅的眞身作一切人的根本根本是甚麼呢就是我們的心佛經上說心佛衆生三無差別試想心即是佛佛即是衆生如何世界上的人總是衆生未是一個是佛呢豈是無心麼無心則如槁木死灰那能動作言語呢既是人人有心又不見成佛釋迦豈不犯了妄語的戒麼但佛實無妄語知其中必有緣故大家仔細想想唉我想出來了經書上說萬法皆是心造的凡我們住的世界國家都算是萬法了若都是心造成的則我們齊家治國爭名爭利作種種事都在心裏面作並未毫出這心外只是明白了這一件事就知我們今日所認的心不是成佛的本心了是從成佛的心變作了世間種種及爭名爭利的種種虛妄事了因此作一譬喻我們的心像個鏡子世界國家是鏡子上的灰塵鏡子是人人有的但佛的鏡子絕無一點灰塵有物來照萬象盡現故佛字作覺字解衆生的鏡子堆滿了灰塵縱然拿來照物一點都照不見還望成佛呢既是如此所以我們

冠康鞋帽社門市批發部廣告

敬啓者本社開張南通十字街西首坐南朝北門面選辦上等紗緞呢絨精造男女四季冠履取材精當工事優良定價低廉劃一不二夙承各界獎許允爲全境首屈一指自乙丑年添設批發部以來推廣及於崇海如泰姜掘等埠遐邇馳譽概可想見惟本社營業抱定誠信無